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佛教与中日两国历史文化

杨曾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佛教与中日两国历史文化

杨曾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教与中日两国历史文化 / 杨曾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161-7335-0

I. ①佛… II. ①杨… III. ①佛教史—中国、日本 IV. ①B949. 2
②B949. 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076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凤

特约编辑 孙萍

责任校对 李楠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6

插 页 2

字 数 572 千字

定 价 10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伟光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伟光 刘庆柱 江蓝生 李 扬

李培林 张蕴岭 陈佳贵 卓新平

郝时远 赵剑英 晋保平 程恩富

蔡 昉

统筹 郝时远

助理 曹宏举 薛增朝

编务 王 琪 刘 杨

前 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对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进程中，根据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职能定位，努力推进学术研究制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2006年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即是践行“三个定位”、改革创新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是一项学术制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运行的高端学术组织，常设领导机构为学部主席团，设立文哲、历史、经济、国际研究、社会政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生荣誉。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进行了学部委员增选、荣誉学部委员增补，现有学部委员57名（含已故）、荣誉学部委员133名（含已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养深厚、贡献突出、成就卓著的学者。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即是从一个侧面展示这些学者治学之道的重要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下称《专题文集》），是中国社

2 佛教与中日两国历史文化

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编辑的学术论著汇集，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内容集中反映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在相关学科、专业方向中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专题文集》体现了著作者在科学的研究实践中长期关注的某一专业方向或研究主题，历时动态地展现了著作者在这一专题中不断深化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心得，从中不难体味治学道路之铢积寸累、循序渐进、与时俱进、未有穷期的孜孜以求，感知学问有道之修养理论、注重实证、坚持真理、服务社会的学者责任。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作为实施创新工程的重要学术平台，需要在聚集高端人才、发挥精英才智、推出优质成果、引领学术风尚等方面起到强化创新意识、激发创新动力、推进创新实践的作用。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编辑出版这套《专题文集》，不仅在于展示“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和展望未来。

这套《专题文集》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学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这套《专题文集》给予的学术评价。在这套《专题文集》付梓之际，我们感谢各位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对《专题文集》征集给予的支持，感谢学部工作局及相关同志为此所做的组织协调工作，特别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这套《专题文集》的面世做出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编辑委员会

2012年8月

目 录

佛教从印度向西域的传播	(1)
佛教中国化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古代佛教的三个问题	(16)
《牟子理惑论》及其对佛教的理解.....	(34)
佛图澄及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	(65)
释道安及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	(74)
为协调佛法与王法立论	
——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析	(111)
东晋佛经翻译家法显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	(128)
《佛国记》中求法僧考述.....	(157)
竺道生及其佛性顿悟学说	(166)
梁武帝与佛教	(195)
观世音信仰的传入和早期流行情况	(214)
《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蕴含的信息.....	(233)
鉴真大和尚东渡和日本律宗	(246)
隋唐的佛舍利供养和法门寺	(268)
《曹溪大师传》及其在中国禅宗史上的意义.....	(281)
临济义玄河北传法考	(306)
大觉道钦禅师和径山寺	(318)
《唐同德寺无名和尚塔铭并序》的发现及其学术价值.....	(328)
圆仁和日本天台宗	(338)
唐代密宗和《日本弘法大师空海著述辑要》	(349)

雪峰义存及其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的地位

——纪念雪峰义存禅师圆寂 1100 周年	(355)
唐代禅宗史上几个问题的考证	(378)
唐五代禅宗在今山西地区的传播	(394)
弥勒信仰的民族化	(411)
宋代的佛经翻译	(421)
中国临济宗东传日本和演变	(455)
松源崇岳及其法系在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地位	(477)
金末元初万松行秀和北传曹洞宗	(493)
关于元代宗宝是光孝寺住持的考察	(507)
杨文会的日本真宗观	

——纪念金陵刻经处成立 130 周年	(512)
中国佛教伦理及其当代价值	(526)
太虚的人生佛教思想略论	(544)
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试论	(551)

佛教从印度向西域的传播^①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前5世纪的古印度，开始主要流行于恒河中上游一带地方。到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时及其以后，佛教向印度各地以及周围国家传播，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国家，向北传入大夏、安息以及大月氏，并越过葱岭传入中国西北地区，最后传入中国内地。在佛教向北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汉对西域交通的开辟起了促进作用。

为了叙述方便，下面先就这个问题作简单介绍。

一 汉与西域的交通

汉时所谓的“西域”，一般是指玉门关（现甘肃敦煌县西）、阳关（现甘肃敦煌县西南）以西，葱岭（帕米尔）以东，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广大地区。这一带地方有36国，后来分裂为50多个小国。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人们也往往把通过以上地区与汉地有着交通往来的中亚、西亚甚至南亚次大陆一些国家也称为西域。

西域36国曾长期处于匈奴的控制之下。匈奴在那里设“僮仆都尉”，对西域各国进行残酷的奴役和剥削。汉武帝为了联合匈奴的宿敌大月氏共同抵御匈奴，在建元三年（前138年）派张骞等人出使大月氏。大月氏原居敦煌、祁连山之间，在汉文帝时被匈奴打败，被迫西迁，先居伊犁河流域，后又西迁至葱岭以西、阿姆河以北地区。张骞在途中被匈奴俘获，拘禁10年，后来逃走，西到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经康居（在阿姆河以北，咸海与巴勒喀什湖之间一带地方）到达大月氏。当时大月

^① 原载任继愈教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氏已从游牧生活转变为定居的农耕生活，国王也已换人，因而不愿联汉东御匈奴。张骞在此地逗留一年多，没有达到目的，只好回国。归途中他又被匈奴俘获，后趁匈奴内乱逃回汉朝。他把在西域各地的见闻详细地告诉汉武帝，对中亚各国和南亚的印度的地理位置、历史、物产等作了介绍，扩大了人们的眼界。

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为联合乌孙（现新疆天山以北地区）抗击匈奴，派张骞率三百人出使乌孙。张骞在乌孙又派副使多人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在阿姆河以南，今阿富汗一带地方）、安息（在今伊朗）、身毒（印度）等国，沟通汉与这些国家正式往来的关系。

此后，汉武帝为了打败匈奴，在河西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进一步联络西域各国，扩大在这个地区的政治势力。元封三年（前108），汉出兵打败亲附匈奴的楼兰（今新疆罗布淖尔西北）、姑师（即车师，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两国，加强了对这些地方的控制。太初元年（前104），汉武帝为从大宛夺取汗血马，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攻伐大宛。大宛败降，汉掠得好马三千余匹。于是，“西域震惧，多遣使入汉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汉书·西域传》）。此后，汉在轮台（现新疆轮台县）、渠犁（现轮台县东南）置兵屯田，以供应来往使者。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任郑吉为西域都护，治所在龟兹（现新疆库车县）东边的乌垒城，把西域诸国正式置于直接管辖之下。并在莎车（现新疆莎车县）置屯田校尉，负责驻守和屯田事宜。汉元帝时，又在车师前王庭（现新疆吐鲁番县附近）置戊己校尉，管理屯田和防务。

此后，包括东汉时期在内，虽然朝廷与西域各国的臣属关系时断时续，但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从未间断的。

汉与西域各国的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

(1) 自敦煌西出五门、阳关，从古楼兰西行到鄯善，沿昆仑山北麓，经于阗（现新疆和阗县）至莎车，此为南道。由南道西逾葱岭，经巴达克山，到达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安息；南越大雪山（兴都库什山）则是古印度西北部的迦湿弥罗（即克什米尔）。

(2) 从玉门北行至伊吾，由此西行达车师前王庭，然后沿天山南麓，溯塔里木河西行，经龟兹到疏勒（现新疆喀什市），此为北道。由北道西逾

葱岭达大宛、康居、奄蔡（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咸海与里海之间）。葱岭的西南有罽宾（在现克什米尔）、乌弋山离（在现阿富汗西部）；而在罽宾东南则是身毒国，其西方是高附、安息、条支（在波斯湾西北岸，今叙利亚、伊拉克一带地方）；条支以西是大秦（即梨靬，罗马帝国的东方领地）。北道土地肥沃，人口稠密，与西方交通也比较频繁。从宣帝以后，西域都护即设在北道乌垒。

以上南道和北道因都在天山南侧，位于塔里木盆地南北两边，也统称天山南路。此外，还有一条天山北路，即从哈密出发沿天山北麓而行，中经乌孙、大宛，至康居。这条道路不如以上两条道路重要。这几条沟通中西联系的道路，就是闻名世界历史的“丝绸之路”。

汉与西域的交通对于我国汉民族和西北各兄弟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极大促进作用，同时也促进了我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好往来。汉朝先进的冶炼生产技术、丝绸等物品和科学文化通过上述交通路线传到葱岭以西，直到欧洲遥远地方，对于世界各国物质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西方一些物产，例如汗血马等家畜以及苜蓿、葡萄、胡桃、蚕豆等植物，也陆续传到中国，丰富了中国的物质资源和经济生活，而西方的文化艺术，也对发展中国的文化艺术提供了新的养料。

就在这个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佛教从印度向西北邻国传播，并越过葱岭传入中国西北地区，最后传入中国内地。

二 印度阿育王时期佛教的传播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以后，带领弟子主要在印度恒河中上游地区传教。他死之后的一二百年，由于奴隶制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城市国家之间兼并战争的进行，印度逐渐出现统一的趋势。公元前4世纪中叶，在恒河流域和印度中部地区建立了摩揭陀国难陀王朝。前327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前336—前323）率领希腊军队入侵印度，曾到达印度西北地区的旁遮普一带地方，因为遭到印度人民的坚决抵抗和希腊军队内部产生厌战情绪，亚历山大被迫退出印度，但却在印度西北地区建立了两个殖民地的省。前324年，旃陀罗笈多推翻难陀王朝建立了孔雀王朝，定都华氏城（今巴特那），在西北

地区驱逐了希腊殖民者，并着手统一全印度的事业。到他孙子阿育王（前273—前232）时，建立了全印度统一的奴隶制中央集权国家。

阿育王在佛教史上是有名的保护佛教的国王，被尊为“法阿育王”。阿育王为了借助宗教加强孔雀王朝统治，对佛教、婆罗门教、耆那教等各种宗教都采取保护政策，任命“正法大官”（dharma-mahāmātra）专门负责宗教事务。阿育王每年向佛教僧众施舍大量金钱，经常举行盛大佛教集会，到处建立寺塔，树立石碑石柱，用各种文字铭刻“法敕”，宣传佛教教义和宗教道德。在他的直接资助下，由上座部著名长老和尚目犍连子帝须主持举行了佛教史上第三次结集（实际是上座部结集），重新宣明佛教的传统教义和戒律，把一些为贪图优厚待遇而假冒佛教僧人的外道从僧团中驱逐出去。

据南传佛教历史记载，阿育王时期曾派出很多德高望重的高僧到印度各地以及印度周围国家传教。巴利文斯里兰卡史书《大王统史》第十二章记载：

目犍连子长老为显扬佛教，于结集结束之后，预见到将来在边境地带树立教法，在迦刺底迦月（八月），把诸长老派遣到各地。派末田地（或作末阐提）长老到迦湿弥罗·犍陀罗国，摩诃提婆长老到摩醯沙曼陀罗国，勒弃多长老到婆那婆沙国，臾那人昙无德到阿波兰多迦国，摩诃昙无德到摩诃勒陀国，摩诃勒弃多到臾那世界，末示摩到雪山地方，须那和郁多罗两长老到金地国。目犍连长老派大摩哂陀长老与自己的其他弟子——地臾、郁帝夜、参婆楼、拔陀罗诸长老到楞伽岛，说：你们应该到美丽的楞伽岛去建立美丽的教法。^①

这里所提到的迦湿弥罗即古印度西北的克什米尔地区，犍陀罗在古印度西北印度河流域的上游一带地方（今巴基斯坦北部白沙瓦附近），楞伽岛即今斯里兰卡，其他一些地名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地方尚难定论。一般认为，

^① 译自日译《南传大藏经》第六〇卷，亦见同卷载《岛王统史》第八章；还可以参考汉译《善见律毗婆沙》卷二。

摩醯沙曼陀罗在印度南部的海得拉巴地区，婆那婆沙国大概在印度中部拉其普他那地区，而阿波兰多迦国在印度西部旁遮普一带地方，摩诃勒陀国在孟买东北的哥达瓦里河上游一带，曳那世界指印度西北的希腊移民聚居地，雪山地方则是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金地国大概是指缅甸濒临孟加拉湾的磅礴和渺名一带地方，或指马来半岛。总之，通过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在阿育王统治时代，佛教已经超出恒河流域，传播到印度各地和毗邻印度的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

不仅如此，据阿育王时期的碑文《摩崖法敕》（第十三）记载，佛教传法僧甚至到达安息、大夏、埃及和希腊等地。碑文上说：

王复于距其领土六百由旬^①的邻国——希腊安条克所住之处及北部的托勒密、安提柯、马伽斯以及亚历山大国王所住之处，南部的朱拉王国、潘地亚王国和锡兰，皆得法胜。更于王所属领地的曳那人、堪坡加斯人、那巴卡的那巴穆德人、贺札斯人及比丁尼喀人、安得拉人以及普林达人之间，亦得法胜。王使所到之处，皆归顺王所宣示之正法。王使未到之处，闻王如法之教款及其教法，皆依法行之，或将来当行之。^②

这里提到的安条克是指公元前 261—前 246 年领有小亚细亚西岸、西亚和中亚一部分的塞琉古王朝的国王安条克二世；托勒密是公元前 285 年—前 247 年在位的埃及国王托勒密·菲拉得佛斯；安提柯是公元前 278 年—前 239 年在位的马其顿国王安提柯·贡那特；马伽斯是死于公元前 258 年的西林尼（在今利比亚北部昔兰尼加）的国王，亚历山大是公元前 272—前 258 年在位的伊庇鲁斯（在今希腊西北）的国王。至于朱北国和潘地亚国则是当时位于印度南部的两个小国。阿育王领地的曳那人是居于印度西北的希腊移民。堪坡加斯人是居于现在阿富汗一带地方的民族。上述塞琉古王朝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部将塞琉古所建，以叙利亚为统治中心，故又称叙利亚王国，中国

^① 由旬，印度里程单位，相当于中国三四十里。

^② 译自日本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东京森江书店 1923 年第 3 版）第一章引文。

史书称之为条支。就在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二世的时候，位于中亚的帕提亚（中国称为安息），巴克特利亚（中国称为大夏）脱离塞琉古而独立。

根据这个碑文，虽不足以说明在阿育王时候佛教已在中亚地区广为流行，但至少可以说印度佛教向这一带地区传播的道路已被打通。

三 印度西北希腊移民的佛教信仰

孔雀王朝在阿育王死后不久急剧衰落，印度再次陷入分裂局面。前2世纪初，以希腊人为统治者的大夏（巴克特利亚）侵入西北印度。后来大夏发生分裂，留守本部的守将宣布独立，占领喀布尔流域和现在巴基斯坦西部一带地方，而占领当时印度西北遮普的一支成立以舍竭（奢竭罗，现巴基斯坦西部的锡亚尔科特）为中心的希腊式城市国家。佛经上称这个国家为“天竺舍竭国”。汉译佛经《那先比丘经》（有二卷本、三卷本，皆失译人名，附东晋录）和巴利文《弥兰陀王问经》，记载了这个国家的国王弥兰陀与来自克什米尔罽宾的高僧那先之间问答式的谈话。弥兰陀王原来不信佛教，“喜读经学异道，悉知异道”，后向那先比丘询问佛法，共同就人的精神与身体、善恶果报、生死轮回、佛的真实性、佛教的修行规则、比丘与教团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最后，弥兰陀王皈依佛教。汉译《那先比丘经》记载：

王言：得师如那先，作弟子如我，可得道疾。王诸所问，那先辄事事答之。王大欢喜，王即出中藏好衣值十万，以上那先。王语那先：从今已去，愿那先日与八百沙门，共于宫中领食，及欲所得，皆从王得之。（卷下）

经文记载难免有夸张的地方，但基本还是属实的。弥兰陀王施舍的舍利壶已经出土。此外，一些碑文记载了在印度西北的希腊移民信仰佛教的情况，如供养佛舍利，向寺院施舍门、石柱、水池、物品等。前2世纪中叶，大月氏从东方徙来征服大夏以后，一些希腊式城市国家也逐渐被大月氏吞并。实际上，后来大月氏的佛教正是从印度西北地区和大夏直接传承

下来的。

四 部派佛教的分布

从阿育王在位直到公元前后一段时期，印度佛教已从原始佛教进入部派佛教时期。公元前1世纪以后，从上座部和大众部中先后分立出来的部派已达十八部或二十部之多。据佛教相关文献^①记载和国内外学者研究，各部派及分布情况大致如下：

说一切有部、经量部、法藏部、化地部、饮光部主要分布在西北印度地区；正量部、犊子部、法上部、贤胄部、六城部，主要分布在印度西南部和西部沿海一带地区；大众部、一说部、说出世部、鸡胤部（牛家部）分布在从中印度到西北印度一带地方；制多山部及从它分立出来的东山部、西山部等南方大众部分布在南印度以阿摩罗伐帝为中心的地方，被称为案达罗派。在这个地方和斯里兰卡还有称作方等派和大空派的部派存在。

各个大的部派都有自己的经（《阿含经》）、律、论三藏。由于分布的地区不同，编集经典使用的语言也不一致。例如西北印度最有势力的说一切有部一般使用梵语或接近梵语的俗语佉卢𠙴底语（驴唇文），以印度西部苏拉赛那为主要基地的正量部等部派，则用阿帕普兰沙语，以阿瓦底为主要基地的上座部则用派萨奇语，以印度中南部马哈拉施特拉地方为主要基地的大众部，则使用马哈拉施特拉语。

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被公元1世纪以后产生的大乘佛教统称为小乘佛教。因此，在这个期间从印度传到印度周围各国的佛教都属于小乘佛教。从印度西北地区迦湿弥罗和犍陀罗传到安息、大夏、大月氏等中亚地区的佛教主要是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②

^① 关于部派佛教，在古印度世友著《异部宗轮论》（唐玄奘译）和后秦鸠摩罗什译《十八部论》、陈真谛译《部执事论》，以及唐窥基《异部宗轮论述记》中有集中论述，在玄奘《大唐西域记》等著作中记述了玄奘西行求法过程中见闻的部派佛教情况。

^② 参见拙著《部派佛教略论》，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资料》1983年第1期；日本佐佐木教悟、高崎直道、井之口泰淳、塚本启祥《佛教史概说·印度篇》第7章（日本平乐寺书店，1976年第四次印刷）。

最初佛教经典不用文字记载，全靠口头传诵，直到公元前1世纪以后，才逐渐形成用文字记述的佛教经典。这种经典大部分写在桦树皮或贝叶上，近代在印度、中亚和我国新疆都发现了这类佛典断片。

五 大月氏的佛教

大月氏原居我国敦煌、祁连山一带地方，在汉文帝时（前176年或前174年）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往西逃走，中经乌孙、大宛，在前130年前后到达妫水（阿姆河）一带，然后征服大夏，占有整个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前128年张骞出使西域曾经康居到过这里。据《汉书》以及《后汉书》的《西域传》记载，大月氏后来分裂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五部翕侯”（即五部君长），其中以贵霜部最为强大。大约在1世纪上半叶，贵霜翕侯丘就却攻灭其他四翕侯，自立为王，建立贵霜王国，西侵安息，占有喀布尔平原，南侵印度，灭濮达、罽宾，至其子阎膏珍（约45—78）时攻占整个印度西北地区，并建立了对恒河流域的控制权。到迦腻色迦王（约78—120）以后，贵霜王国在印度的统治包括整个恒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定都富楼沙（今巴基斯坦北部白沙瓦），成为拥有中亚广大领土的西起咸海、东至葱岭的大帝国。

大月氏在征服大夏以后，社会生产从游牧转为农耕生活，并迅速吸收当地波斯、希腊和印度文化，社会制度和文化逐渐与安息等国相同，如《汉书·西域传》所载：

大月氏国，都兰氏城……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

如前所述，印度西北地区及毗邻国早在前3世纪以后已有佛教输入，在前2世纪大夏侵入印度西北所建立的舍竭国也已流行佛教。因此可以说，大月氏至迟在前1世纪已开始信仰佛教。《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文所引《魏略·四戎传》载：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按：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

这就是一个可信的证明。在丘就却建立贵霜王国并占领印度广大领土以后，印度佛教迅速向大月氏所占领的一切地方传播，至迦腻色迦时由于采取鼓励和扶植各种宗教的政策，佛教取得很大发展。据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三记载，迦腻色迦王“机务余暇，每习佛经，日请一僧入宫说法”。因为各部派异说纷纭，莫衷一是，王下令召集各方僧侣在印度西北克什米尔举行佛教集会，由说一切有部著名论师胁尊者组织主持，重新宣明佛教三藏，集成《大毗婆沙论》等理论著作。这就是佛教史上第四次结集，实际上只是说一切有部的结集。迦腻色迦王在各地建立佛教寺塔，在国都郊外建立的大塔名“雀离浮图”，6世纪初北魏使者宋云和僧惠生赴西域求法经过这里时还见到此塔（北魏杨衒之《洛阳伽兰记》卷五）。

贵霜王朝时代，在印度西北地区最有势力的佛教部派仍是说一切有部，此外正量部、饮光部、法藏部、化地部、大众部等部派也有一定影响。同时，大乘佛教也逐渐在印度南部、西北地区形成，日益扩大社会影响。大乘佛教主要经典《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阿弥陀经》《维摩经》等大都在这个时期形成。大乘佛教的著名论师马鸣（约2世纪）、龙树（约二三世纪）也都活跃在这个时期。龙树主要活动于印度中部、南部地区，但其影响迅速扩展到全印度。他所著《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发挥《般若经》的“诸法性空”和中道的思想，创立了大乘佛教中观学派。

公元1世纪以后，在印度出现了最早的佛的造像，这对以后佛教深入民间通俗宣传和广泛传播有极大影响。这个时期在婆罗门教基础上形成的印度教以及波斯的祆教和希腊的宗教在社会上也相当流行，它们与佛教之间互相影响。从地下发掘的贵霜王朝钱币的铸像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对印度教的湿婆神、佛，波斯祆教的神、希腊宗教的神都很崇拜。有一枚迦腻色迦时期的钱币，刻有穿着希腊服装的释迦牟尼像，而周围是用希腊字母拼成的“佛”字。在印度西北犍陀罗（以现在白沙瓦为中心）、中部的秣菟罗（在现在亚格尔北部）保留下来的佛教寺塔建筑和佛教雕刻、美术，都体现着希腊文化与中亚文化、印度文化互相融合的色彩。